

## · 论坛与争鸣 ·

## 俞樾“废医论”及其思想根源分析

郝先中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湖州德清县人。清末著名学者,经学大师。俞樾 16 岁入县学,24 岁乡试中举,道光 10 年(1851)进京会试中第 46 名进士。后参加保和殿复试,深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评为第一名得人翰林院。咸丰四年出任河南学政,咸丰七年因出科举试题犯忌,被弹劾罢官还乡。官场的失意成为俞樾一生的转折点,此后的数十年里,俞樾经历着学术研究和掌教课徒的人生旅程。他专意著述,卷帙繁富,凡 500 余卷,收入《春在堂全书》,赢得“朴学大师”的美誉。俞樾门生众多,桃李满天下,知名的有章太炎、徐琪、汪鸣銮、吴大澂、孙伯华等数十人。然而,这位汉学大师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的人物。<sup>[1]</sup>这种与其国学修养难以吻合的主张,不仅对近代中国废除中医思潮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为后人探究其废医思想的根源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疑惑。

## 一、废止中医思想及“废医存药”论的形成

中国古代一直有文仕通医的传统,即相当一部分医学典籍出自文人或仕人之手。一些文仕在为学和从政的同时,对于中医学有着独到的研究,作为儒门事亲所需。俞樾自然也对中医有所涉足,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 48 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sup>[2]</sup>至于俞樾的医术水准到底如何,未有史料见证。但从两点可以断定,并不十分高明。他在一封书信“与胡荻甫农部”中坦言:“辱以素问见询,素问乃上古遗书,向曾浏览,惮其艰深,且医药自是专门,素未通晓,若徒订正字句之间无关精义,故未尝有所论撰。”<sup>[3]</sup>假如此非肺腑之言,从另一视角也可窥其一二。俞樾的家庭可以说是十分的不幸,他的妻儿中多人为疾病困扰,先后撒手人寰,离他而去。面对诸多创伤,俞樾只能徒呼

无奈,老泪纵横。然而,正是由于对中医学的一知半解和不幸的家世,为他晚年提出“废医论”埋下了理论与动机的根苗。

俞樾撰《俞楼杂纂》,应从他夫人姚氏去世后开始,凡 50 卷。<sup>[4]</sup>他在第 45 卷中专列“废医论”,全文共分 7 章,7 000 余字。以下逐一略述其义,旨在梳理俞樾废医思想的脉络和“废医”的理由。

本义篇第一 以《周礼·天官》、《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也”,东汉以后“卜日益衰”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开始产生废医之论。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sup>[5]</sup>

原医篇第二 纵论神农本经不见先汉史籍,断言医道未必出自神农仙圣。俞樾“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sup>[6]</sup>试图找到立论依据。

医巫篇第三 论述“古之医古之巫也”。俞樾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得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sup>[7]</sup>的结论。

脉虚篇第四 他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俞樾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里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的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sup>[8]</sup>

药虚篇第五 以本经为据,鞭笞药物的灵验。称药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俞樾认为上药且不足于练形、中药且不足以养性,“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称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他的结论是:“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sup>[9]</sup>

证古篇第六 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

作者单位:237012 六安,安徽皖西学院政法系

实,借古讽今。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而死。”<sup>[10]</sup>

去疾篇第七 俞樾武断地认为,人的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有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死”。“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肢达之,其气缪戾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病。”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sup>[11]</sup>。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俞樾着重从 4 个方面,即从医、卜、巫三者关系而言,从《灵枢》、《素问》性质而言,从脉诊和药物而言,从当时医技状况而言,提出“废医”的理由。俞樾的“废医论”仅仅从古文献中撷取例证,加以排比归纳、串联,摘取有关资料作为论据,得出“医可废”的观点和结论。然而,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从文献到文献,忽略古今医药的实践,难免得出荒谬的结论。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他的基本主张是“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后人批评此文医理不懂,逻辑不通。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 7 篇几无一篇立论确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sup>[12]</sup>尽管“废医论”只是发表在自己的著述之中,并非庙堂之论,且后来他又作“医药说”,意识到“废医”理论有错,提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sup>[13]</sup>的矛盾观点。但俞樾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这篇文章成为近代废止中医思想的滥觞,也给了民国初期废除中医派不少启发和考证上的论据。时至今日,人们在回顾近代史上中西医论战的历程时,总不免要追溯废医思潮的根源,俞樾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人物。

## 二、几种难圆其说的成因分析

俞樾废止中医思想到底缘何而生?这长期给后人留下一些挥之不去的疑惑。笔者所了解的几种观点不外乎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一向看不起医学,即或涉猎医书,但断不屑以此为业,更耻于以医为名;清末民生凋敝,政府不重医学,精勤之学者甚少,医界不振亦可想见;俞氏之妻儿中多因病早逝,

故有切肤之痛;俞氏所处的时代毕竟已引进一些西方文明医学又在诸学术之先,故洋务思想及西医之影响也不可完全否定。<sup>[14]</sup>其外,还有论者认为洋务同门李鸿章等人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影响、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也是俞樾提出废医的主要原因。<sup>[15]</sup>

平心而论,考察作者立论的原始动机,应该深入他当时的生活氛围之中,以最可信的史料来破解问题的要领,而不应该囿于事物的表象,做出一些牵强附会的解释。除了家庭的不幸导致俞樾“愤然”而作“废医论”,笔者很难苟同其他多种原因推断。士大夫看不起医学,耻于以医为名,显然有悖于中国自古文仕通医的传统,更何况俞樾本人对中医也有一定的研习。清末医界不振,精勤之学者甚少,导致中医地位滑坡,出现信任危机也在情理之中,惜论者未加推究,难以使人信服。有论者认为俞樾曾受李鸿章等洋务人物的影响,甚至读过传教士医生合信的著作,仅仅停留在推理的层面,且在时间上也有出入。“废医论”列《俞楼杂纂》第 45 卷,从《俞曲园先生年谱》可以看出,“废医论”约成稿于光绪七年即 1881 年左右<sup>[16]</sup>。因为俞楼修建于 1878 年,“光绪戊寅之岁,门下诸君子为余筑楼于孤山之麓,名曰‘俞楼’,明年春,余与内子偕往,同住俞楼。”<sup>[17]</sup>1879 年俞樾才正式住进俞楼。从第 1 卷写到 45 卷,两年时间较为合理。俞樾撰写《废医论》到底有没有受到李鸿章、合信等人西医观念的影响呢?干祖望教授考证,李鸿章是第一个议论中西医学的人(1894 年为《万国药方》撰写的序文)<sup>[18]</sup>。也就是说“废医论”写成以后 10 年,中国人才开始对中西医进行比较和议论。“废医论”只字未提到西医的概念,很难说明俞樾对西医的优越性有什么了解,更不可能用西医作为武器,来攻击中医的软肋。退一步说,假如俞樾接触并信奉西医的话,何不请西医为其多病的妻儿诊疗,而让其坐以待毙?诚然,俞樾确实读过西医合信的译著,在《春在堂随笔》里介绍过西方用“电气制炼字画的铜板之法”<sup>[19]</sup>,但通篇未提“西医”二字。

有论者认为,俞樾的废医思想是受到了日本学者和明治维新的影响甚至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笔者以为有些勉强。《德清俞氏》由俞樾的后人撰写,是目前国内介绍俞樾生平、家世、著述和人际往来比较权威的书籍。书中详细介绍了俞樾的几个日本友人,如井上陈政、白须直、长冈护美、岛田彦桢、竹添井井等。这些人中有汉学家,有外交官员,有诗人,也有俞樾的学生。他们大多与俞樾有书信和诗歌上

的交往,笔者未见一篇关于医药方面的谈论。诚然,日本明治维新是以医学维新开始的,而日本废除汉方医学,取缔汉医学校则是 1883 年的事。<sup>[20]</sup>这一医事背景对“废医论”的产生很难有什么直接的瓜葛。至于甲午战败(1894)对俞樾的刺激并产生废医思想的论点,未免太牵强附会了。

### 三、家庭的厄运是俞樾“愤然”而议废医的直接原因

俞樾享年 86 岁,可谓寿终正寝,可是他的家人却屡遭不幸。俞樾 19 岁(1840)与姚夫人成亲。姚氏也是当地才女,为俞樾外表姐,自幼青梅竹马,伉俪情深。二人一生恩爱,育有二男二女。1843 年长子绍莱出生,1850 年小女绣孙问世。

大约从 1860 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这个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从此蒙上了悲凉的阴影。先是大女婚后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4 年改嫁王氏。1866 年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几近成废。1872 年,时任福宁太守的俞樾的长兄俞林又愕然病逝。不幸并未就此停息,而是愈加疯狂的袭扰这个家庭。最让俞樾遭受重创的莫过于姚夫人的去世、长子早亡和次女绣孙的突然病逝。1879 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楼,悼亡歌哭,有‘月到旧时明出,与谁同依栏干’之感”。<sup>[21]</sup>他将夫人归葬杭州右台山。自己在墓侧筑室三间,和夫人日夜相守,倦倦之情,不以生死有殊。从此以后,他“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唯“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以销暇日”。<sup>[22]</sup>1882 年俞樾作“双齿冢志铭”：“内子姚夫人遗有堕齿一,藏之至今,十有五年矣。余去年亦堕一齿,乃合而厝之俞楼之后,文石亭之前”。<sup>[23]</sup>又作“双齿冢诗”：“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咬菜根来。残齿零落存无几,尽拟相从到右台。”<sup>[24]</sup>表达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1881 年长子绍莱在任直隶省北运河同知时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未能继承父业,给俞樾带来的创痛很深。1882 年俞樾最疼爱的小女绣孙又突然病逝。绣孙聪颖超群,10 岁能诗,深得老父钟爱。子女相继命丧,尤其是小女病逝以后,俞樾悲伤交加,精神几近崩溃。俞樾一连写下 15 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一病原知事不轻,尚疑未至遽捐生。如何抛却青春婿,竟去黄泉伴母兄。”“生后零丁事事非,二男六女痛无依,呢喃一队梁间燕,母死巢空四散飞。”“老夫憔悴病中躯,暮景如斯可叹无。去岁哭儿今哭女,那教老泪不干枯。”<sup>[25]</sup>这些诗句无不清晰地表达了俞樾的悲怆之情。妻离子

散,哀歌阵阵,白发人送黑发人,很难想像一个花甲老人能够承受一连串的打击。此后,他又在《哭孙妇彭氏》一诗中写到：“老夫何罪又何辜,总坐虚名误此躯,泡梦电云十年内,螺寡孤独一家俱,自知佳世应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转为痴儿长太息,从今谁与奉盘盂。”<sup>[26]</sup>露出人生的哀叹和无奈。

造物弄人,命途多舛。百般不幸频频照临,家庭的灾难,医药的无助,使俞樾不得不哀叹人生噩运,怀疑甚至迁怒中医。在经受接二连三的重创之后,俞樾步入情感生活的低谷,在撰写《俞楼杂纂》时已感“意气颓唐,衰病交作”。<sup>[27]</sup>在这种对生活几乎失去信心的无奈心态下,作者有感而发,专列“废医”一章,“愤然”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是合情合理的情绪化流露,也是俞樾废医思想最顺理成章的注脚。

### 四、《废医论》的学术影响

俞樾忽略了祖国医学的传统理论和古今医疗实践的结晶,过分迷信古书中一些不可靠的材料,加以考证和推断,主观臆断。尽管《废医论》只是书生之见,存在很多逻辑上的抵牾和情绪上的偏激,但它几乎将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传统一笔勾销,这显然有失公允。作者发难之时甚至没有想到,他的《废医论》如一石击水,成为近代废除中医思想的渊源,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几十年以后,“废中取西”思想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俞樾的思想和文字也成为欧化派考证上的依据。

俞樾的“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论点对于他的后学有不少启发,并被近代主张“废除中医”者及“废医存药论”者所利用。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他精通医学,留下大量医学论著。1926 年,章太炎著《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弃。虽然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的学生余云岫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军人物,留下大量废医言论甚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1929 年他的废止中医提案引起全国性的抗争)。1926 年,余云岫在《三三医报》上发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就援引俞樾的废医之言：“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作为其攻击和鄙薄中医的依据。章氏辟五行为“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之论以及“金元以下……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以五行玄虚之说为本”,正是余云岫否定唐宋以后中医学的论点所出。<sup>[28]</sup>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其中的师承关系。

当然,俞樾的错误观点也引起中医界人士和国

粹派的愤慨和反驳。著名中医邹趾痕就是代表人物。1931 年,他在《医学杂志》上撰文“俞曲园废医论辩”,指出:“其作‘废医论’也,不过以其治经之暇余,旁鹜及之,皆豹一斑之论,乌可据为彻底之判断哉。”并作七言长诗加以反驳,其中“俞曲园是经学家,不懂医理也谈医,……此是越俎代庖话,尸祝怎把庖事知”,“俞君引出《废医论》,要灭中医费心机,中医自有圣医理,不与俗医一般齐,是否圣学也要灭,明人公判免偏私”<sup>[29]</sup>等诗句,言辞之中充满冷嘲热讽。时至今日,人们在回顾中国近代史上这场中西医论战时,总不免追溯废医思想的渊源,俞樾作为始作俑者,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人物。

### 参考文献

- 1 余瀛鳌,蔡景峰.医药学志·中国文化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64.
- 2 盛蓝.俞樾与医药.医古文知识.1995,(1):28.
- 3 俞樾.与胡荻甫农书.见:《春在堂全书·春在堂尺牍》(三).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517.
- 4 俞润民,陈煦.德清俞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1.
- 5~11 俞樾.《废医论》.见:《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 45.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1-13.
- 12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59-60.
- 13 俞樾.《医药说》.见:《春在堂全集·宾萌集》六.德清俞氏刊本,清同治十年(1885).16.
- 14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59-60.
- 15 刘泽生.俞樾废止中医思想根源探索.中华医史杂志,2001,31(3):172-173.
- 16 徐澄.俞曲园先生年谱.见:民国丛书.三(76).上海:上海书店,1991.12.
- 17 俞樾.《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序》.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1.
- 18 干祖望.第一个议论中西医学的是谁.江苏中医,2000,21(11):41.
- 19 俞樾.《春在堂全集·春在堂随笔》.卷二,德清俞氏刊本,清同治十年(1885).47.
- 20 廖育群.歧黄医道.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67.
- 21 徐澄.俞曲园先生年谱.见:民国丛书.三(76).上海:上海书店,1991.12.
- 22 俞樾.《春在堂全集·右台仙馆笔记序》.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1.
- 23~26 俞樾.《春在堂全集·春在堂诗笔》.卷 10,卷 15.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4,4,9-11,8.
- 27 俞樾.《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序》.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1.
- 28 马伯英.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566.
- 29 盛蓝.俞樾与医约.医古文知识.1995.(1):32.

(收稿日期:2003-12-24)

## 关于元军围汴的疫史年代

李文波

古代历朝记载的疫史,虽然与实际相去甚远,有些缺乏完整的“三间”(时间、空间、人间)资料,但是,仍然是研究疫史的基本资料。因此,准确应用这些材料,分析疫情,认识规律,可启示后来,免生误导。例如,1896 年霍乱流行地点,因将东莞误换成潼关,导致后来学者跟着照用。近来用电脑排版的书籍,也常产生误用同音字,研读疫史书籍发现有误用年代,可能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例如,元军围汴(开封)是公元 1232 年,然而在《中国军事医学史》1996 年版 65 页、《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2003 年 117 页,均记为“贞佑元年九月(1213),大元兵围汴,

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实际上《金史》卷 64“后妃·下”载贞佑元年九月是关于立皇后的事,而不是元军围汴时间,该书下一段才是关于疫史的记录,“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壬辰、癸巳岁为蒙古太宗 4 年和 5 年,即公元 1232 年和 1233 年,元军于 1233 年 4 月进驻汴京。金哀宗逃到蔡州,自杀,金朝灭亡。因此,没有两次元军围汴的记载。《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在 100 页和 123 页都记为两次被元军所围,同样是误用。以上内容可查《金史》,共同讨论。

(收稿日期:2004-06-28)

作者地址:100021 北京,朝阳区华威西里 41 楼 605 室